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 马重奇 李春晓 张凡/著


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 闽台先民文化探源
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 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
闽台民俗研究 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 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态
闽台民间戏曲的传承与变迁 闽台民俗研究 闽台闽南语民歌研究
闽台先民文化探源 闽台民间信仰源流
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 闽台先民文化探源
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 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
闽台民俗研究 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 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态

 人民出版社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 马重奇 李春晓 张凡/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装帧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马重奇,李春晓,张凡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01-012625-8

I. ①闽… II. ①马…②李…③张… III. ①闽语-语言演变-福建省
②闽语-语言演变-台湾省 IV. ①H1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9082 号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MINTAI FANGYAN DE YUANLIU YU SHANBIAN

马重奇 李春晓 张 凡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70 千字

ISBN 978-7-01-012625-8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我们把这套书，献给关心两岸文化发展的朋友们。

两岸和平发展，是萦系海内外中华民族子孙心中的一个最牵动民族感情的大事。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分裂，或南北对峙，或东西抗衡，但历史最终都走向民族和国家的重新统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华文化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同样，在近一百多年来，台湾与祖国大陆也处于被割据和相对峙的疏隔状态。但无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还是延续国内战争造成的两岸政治对峙，纵使有某些别怀居心的异国势力介入和岛内分离分子的鼓噪，台湾始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也不可能从祖国分离出去。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仍是，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民；台湾社会和祖国大陆社会一样，都是奠立在中华文化基础之上建构和发展的。共同的文化，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深厚文化基因。正如江泽民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亲缘，最先、也最直接地就体现为台湾与福建的文化亲缘关系。这是因为，福建与台湾同处于台湾海峡两岸；福建社会与台湾社会都是以中原南徙的移民为主体先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稍有不同的是：中原移民南徙福建，大约到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由定居福建之后的中原移民后裔，自明末至清中叶，才再度大规模迁徙入台。随同移民的携带，中原文化经历在福建的本土化发展之后，也以闽（主要是闽南）文化的地域形态，再度传入台湾，成为台湾社会建构的文化基础，并与福建社会一样，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也即中原化的过程。因此，闽台（亦即台湾海峡两岸）被视为一个共同文化区，皆因其文化有着历史形成过程中先后承递的文化亲缘关系。追寻台湾文化的来路，便不能不追根到闽（闽南）文

化二度传递的汉民族文化的源头。作为闽籍文化学者,我们无论是在进行福建文化研究,还是在探询台湾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会触及闽台文化关系这个寓意深远的敏感神经,也会为闽台(两岸)文化这种共同源于中原汉民族文化而又呈现出多样形态的魅力所感动,也深感有责任揭示闽台(两岸)文化这种同根共源的密切亲缘关系,以更有利于促进两岸和平发展,推动民族和国家的最终统一。

为此,我们组织撰写了“海峡两岸文化发展丛书·闽台文化关系篇”。顾名思义,是以“文化”为讨论对象,以“关系”为切入点,在闽台背后,涵盖的其实是两岸,所涉及的问题也不仅止于文化。它是以闽台为中心,以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系的一套系列研究论著。

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而丰富的现象。就文化的形态而言,有所谓“俗民文化”(或称俗文化、常俗文化等)和“精英文化”(或称雅文化、士人文化等);就文化的过程看,有文化的历史形成,也有文化的现代发展,等等。“闽台文化关系篇”侧重的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关系,对于文化的现代发展与当下的存在状态,相对着墨较少。而在文化形成的历史关系讨论中,主要以俗民文化为对象,包括方言、民俗、民间信仰、民间戏曲、民间音乐、民居建筑等,也略为涉及诸如教育与文学等一般划属精英文化范畴的论题。这是因为俗民文化是随同移民与“身”俱来的底层的基本生存经验,是最早、也大量地存在于闽台民间之中的一种基础性文化。显然,由于诸多原因,列入“闽台文化关系篇”的这些专题,无论是俗民文化层面还是精英文化层面,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远非全面,还有很多专题,有待我们今后以及更多的同行继续努力。

两岸文化问题是当今社会不断有人提出并给予关注的问题,但却少见有专门性的研究论著行世。我们这套丛书仅是个初步的尝试,肤浅、不足和失误之处,当所难免。我们诚恳地期待关心两岸文化发展的学界先进和读者朋友们给予批评。

感谢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对丛书的出版给予的支持。

刘登翰 林国平
二〇一三年七月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序

不久前,我应邀到福州参加一个跟汉字信息处理有关的学术会议,恰好马重奇教授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好朋友平时久疏问候,忽然有个机会见面,自然十分高兴。他告诉我最近写了一部《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的书稿,希望我有时间读一读,并且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我对福建、台湾两岸的方言也算略知一二,对他的这部书稿自然希望先睹为快,因此非常感谢他的信任和关爱。

福建、台湾两岸人民同根,文化同源。作为族群意识、文化载体的两岸语言和方言几乎完全相同。除了高山族的民族语言和少数的其他汉语方言外,台湾绝大多数人说的都是通称为“福佬话”的闽南话,以及客家人所说的客家话。台湾的闽南话主要是明清之际从福建闽南地区大规模流传过去的,台湾的客家话也在大致同时从粤东四县地区传播进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7年版)里,分布于台湾台北、基隆、宜兰、彰化、南投、台中、云林、嘉义、台南、屏东、高雄、台东、花莲、澎湖等县市的台湾闽南话,与分布于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龙岩、晋江、金门、永春、德化、平和、诏安等县市的福建闽南话,同属于闽语大区的闽南区泉漳片(见B12 闽语图);而分布于台湾苗栗、新竹、桃园、屏东、高雄等县市的台湾客家话,与分布于梅州、蕉岭、平远等县市的粤东客家话,同属于客家话区粤台片的嘉应小片(见B15 客家话图)。这就是说,台湾的闽南话和福建厦门、泉州、漳州一带的闽南话大致相同;台湾的客家话和粤东梅州一带的客家话也有很大的共同性,跟福建西部地区的客家话也没有大的差别。他们之间互相通话是完全没有困难的。所以,W. 甘为霖(W. Cambell)根据台南音的记录,编出来的字典却叫做《厦门音新字典》(1913,台南)。可见两岸闽南话的一致性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注意到,由于人文地理、政治历史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两岸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在语音、词汇或语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同样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闽南话和客家话都有很长的研究历史。无论是福建和台湾的闽南话,或是粤

东、闽西和台湾的客家话,许多学者都作过调查研究,并且发表过很多十分有价值的论著,我们可以很容易就罗列出一份很长的有关文献目录。其中不少论著都曾经广泛地涉及两岸闽南话和客家话的源流,以及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连横的《台湾语典》(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7),丁邦新的《台湾语言源流》(台湾省政府新闻处,1970),王育德的《台湾语音的历史研究》(日本第一书房1987年影印本)等重要著作经常为众多的研究者所征引。但是就我所知,像马重奇教授在新著《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里那样,对两岸的闽南话和客家话进行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在此之前还没有过。《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实际上讨论了闽、粤、台两岸三地的闽南话和客家话,但重点是讨论闽台的闽南话。本书从闽台方言史说起,详细讨论了闽南话的形成和发展,进而讨论了闽南话和客家话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然后以闽、粤、台三地的一些重要历史韵书,特别是现代闽南话地点方言的重要研究著作作为大纲,对闽台两岸的闽南话进行了贯穿古今的历史比较和纵横各地的共时比较。这种比较涉及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各个方面。本书最后设了一部分专门的章节,仔细地比较了闽、粤、台三地的客家话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全书纵论两岸方言古今,材料翔实丰富,论述深刻入微,而且重点突出,杂而不乱。这不但是闽台方言比较研究的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汉语比较方言学的一部重要作品。因此,我愿意在这里郑重推荐,相信值得方言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读者仔细一读;研究两岸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学者也可以从这本著作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

研究比较方言学的人都知道,比较一两个具体的地点方言容易,比较大面积的成片方言很难,把两种不同类型的方言进行同时的比较更难;比较不同类型的方言容易,比较相同类型的方言很难,把同一类型内非常相近的若干地点方言进行共时的比较更难。《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能够把闽、粤、台两岸三地十分相近的闽南话和客家话作出这么细致的、深入的比较,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我们不得不佩服马重奇教授宽阔的视野和深厚的专业功力。我国汉语方言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取得了可观的进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都具备了把整个汉语方言研究推向大规模的比较研究的充足条件。马重奇教授的《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范本。当然,方言比较研究还是要讲究实事求是的原则,事实是比较方言学的基础。重在事实,重在材料,对于事实 and 材料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分。因此,方言的比较研究应该根据不同的方言事实、不同的应用目标而有所侧重,有所发挥,不能千篇一律,不求创新。

我和重奇教授认识多年,亦师亦友,素有往来。他先在大学里教授古代汉语,

后来又专攻音韵学,尤其精于闽语的早期音韵学,对闽语的各地韵书如蔡士泮的《戚林八音》、林端材的《建州八音字义便览》、无名氏《安腔八音》、黄谦的《汇音妙悟》、谢秀岚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无名氏《增补汇音》、无名氏《渡江书十五音》、钟德明的《加订美全八音》等以及台湾闽南方言韵书深有研究,在《方言》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很有见地的研究论文。之后,他从闽语的方言音韵而进入现代闽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他的《漳州方言研究》(香港纵横出版社1994年版)成为近年来闽语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据我所知,他在语言学的其他领域还有很多兴趣,发表过一些颇有见解的文章。最近一年多来,他一方面承担着大学里非常繁重的学术管理工作,一方面仍然继续从事他在方言学、音韵学等领域里的研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伴随着多少个不眠之夜写出来的。由此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多么用功、勤奋的学者。

我因此非常敬重马重奇教授。有机会先读《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这部著作,至为幸事。以上一些话算是读书之后的一点体会,是为序。

张振兴

于北京东湖别墅

(注: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刊物——《方言》的常务主编,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的汉语方言学家)

目 录

- 第一章 闽台方言史简篇 / 1
 - 第一节 福建史略及闽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 1
 - 第二节 台湾史略及闽南、客家诸方言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 / 24
- 第二章 闽台闽南方言音韵篇 / 34
 - 第一节 闽台现代闽南方言音系比较研究 / 34
 - 第二节 闽台闽南方言韵书比较研究 / 56
 - 第三节 闽台闽南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比较研究 / 82
 - 第四节 闽台闽南方言与普通话音系比较研究 / 125
- 第三章 闽台闽南方言语法篇 / 144
 - 第一节 闽台闽南方言构词法 / 144
 - 第二节 闽台闽南方言词类特点 / 162
 - 第三节 闽台闽南方言句式特点 / 185
 - 第四节 闽台闽南方言语法的一致性 / 199
 - 第五节 闽台闽南方言语法的差异性 / 201
- 第四章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篇 / 204
 - 第一节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比较考源 / 204
 - 第二节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的异同 / 293
- 第五章 粤闽台客家方言篇 / 298
 - 第一节 粤闽台现代客家方言音系比较研究 / 298
 - 第二节 粤闽台客家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比较研究 / 311
 - 第三节 粤闽台客家方言的语法特征述略 / 341
 - 第四节 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 347
- 参考文献 / 350
- 后记 / 356

第一章 闽台方言史简篇

第一节 福建史略及闽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一、福建的早期开发与福建古代方言

福建省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工作者报告,福建这个地域有不少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遗址。如福清东张的山坡遗址、闽侯甘蔗县石山遗址、白沙溪头和榕岸庄边山等地的贝丘遗址等均具有原始的地方文化类型,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金门发现的篦点纹陶器,跟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冈文化的篦点纹陶器相类似。这些都证明了至少在七千年前福建早已有先民在这里活动了。

《尚书·禹贡》记载夏禹治水之功,分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曰:“淮海惟扬州。”^①“淮”指淮河;“海”指东海。意思是淮河与东海之间是扬州。《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②《尔雅·释地》:“江南曰扬州。”^③可见,夏朝时福建一带应属扬州地域。福建武夷山的船棺至今犹存,经测定,其年代大约是距今3400年的殷商时期。类似的船棺在闽、赣、湘、桂、云、贵、川等地均有发现,从其文化特征来看,当时的原住民夷落中可能有现今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先民。

《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④郑玄注:“闽,蛮之别也,《国语》曰:闽,犴蛮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也。”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可见,“七闽”指的是远离中原的边陲地区少数民族聚集之处,当在福建和浙江南部一带。至今,闽南话“闽”“蛮”二字仍完全相同。《说文解字·虫部》:“闽,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8页中。

② 同上书,第862页上。

③ 同上书,第2614页下。

④ 同上书,第861页下。

东南越,蛇种”；“蛮,南蛮,蛇种”。^① 这里的“蛇种”即“蛇族”,就是信仰蛇神的民族。至今闽南、闽西一带建有不少蛇王庙、蛇王宫、蛇腾寺等,大概分布于福建的闽越人是以蛇为图腾的。

战国时期,勾践七世孙无疆和楚威王作战(约前 339~前 329),无疆战败被杀,楚兵占领吴越土地,越国瓦解,其后裔和福建原有土著结合,称“闽越人”。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三十六郡,在闽地设闽中郡,治所在冶县(今福州市),辖境相当于今福建和浙江宁海、天台以南灵江、瓯江、飞云江流域。秦未废。汉初属闽越国,汉武帝后属于会稽郡。有关闽越人的资料,《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驹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集解》徐广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隐》徐广云:“本建安侯官是。”^② 按:为闽州。《正义》:“今闽州又改为福也。”据《史记》所载,高祖五年(前 202),越人立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主要活动中心在闽江流域,并建立闽越国,都东冶(今福州)。汉惠帝三年(前 192),又封勾践的后人摇为东海王,统治今浙江省南部,以东瓯(今温州)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至今,闽北各县多处可见民间传说的“越王墓”、“越王城”、“越王台”的遗址。在福建武夷山市兴田乡所发掘的“汉城”遗址,就是汉初闽越人所营造的城堡。汉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闽越发兵围东瓯(东海),东瓯向朝廷告急。汉军出动,未至而闽越军闻风退走。元封元年(前 110),汉军平定了闽越国中东越王余善的叛乱,并乘机废除了与朝廷合作的(闽)越繇王,“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③ 其实,当时还有大量的闽越土著纷纷逃遁山谷间,繁衍了下来。但是,西汉朝廷派遣大批军队入闽,并在闽中设立了实质性的行政机构,在闽越故地设立冶县(今福州市),属会稽郡东部都尉管辖,加强了对闽中之地的实质性统治,这就为北方汉人的入闽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东汉时期,冶县更名为东侯官,省称侯官。在此驻防的军队,有一部分可能成了当地的居民。陈支平考证^④,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兴起,人民四处逃亡,闽中既为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不少逃亡的中原汉民,便开始批量入闽。特别是孙吴集团崛起于江东,为了扩展势力范围,着意向南发展,经营闽中,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更带动了大批北方汉民入闽。第一次,为建安元年(196),孙吴攻打会稽,会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282 页下。

② 司马迁:《二十四史·史记》,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2979 页上。

③ 同上书,第 2984 页上。

④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14 页。

稽太守王朗不敌,由海路奔东冶,侯官长商升起兵支持王朗。孙策则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率兵讨伐,后又以贺齐代替韩晏,商升乞降,商升部将张雅、詹彊等杀升,共守,被贺齐攻破,孙策军占领侯官。^①第二次,为建安八年(203),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叛乱,孙吴将领贺齐进兵建安,并把南部都尉从浙江迁到建安,先后打败洪明、洪进、苑御等反吴势力,确立了孙吴在福建闽江流域的统治地位(《三国志·贺齐传》)。第三次,为建安十三年(208),孙权派余姚长吕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共同率军入闽,消灭了会稽东冶的吕合、秦狼起义,平定东冶五县(《三国志·吕岱传》)。第四次,为吴嘉禾四年(235),孙权又派吕岱督率刘纂、唐咨等进兵攻打会稽东冶的随春。在孙吴的进攻下,随春即时投降,被吕岱任为偏将军,使领其众(《三国志·吕岱传》)。第五次,为吴太平二年(257),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吴中书令钟离牧任监军使者,镇压了建安等地的“山越”动乱,山越军首领黄乱、常惧等被逐出其部队,以充兵役(《三国志·钟离牧传》)。孙吴前后数十年用兵五次,基本上建立和巩固了对福建的统治,并建立了建安郡。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派将领率兵平定闽越人的叛乱,入闽通道有二:一是海路,经福鼎入闽东、闽南;一是陆路,经崇安入闽北和闽中。建安八年(203),在建安(今建瓯)立南部都尉,屯兵5万于汉兴(今浦城),1.2万于大潭、盖竹。闽中汉人日益增多。至吴景帝永安三年(260)设建安郡,辖有十个县:侯官(今福州)、建安(今建瓯)、南平、汉兴(今浦城)、建平(今建阳)、将乐、昭武(今邵武)、东平(今松溪、政和)、绥安(今建宁、泰宁)、东安(今闽南)。治所在建安(今建瓯),辖境相当今福建省。十个县中,除了福州属于闽东、东安属于闽南以外,其余八个县均属闽北或闽西北,可见福建最早开发还是闽北或闽西北。这时,汉人逐渐成为闽中人口的主体。这些人闽者,多数应是长江以南的吴人和楚人。闽东片以福州为中心,是福建最早的置县之地,表明这些中原汉人最初是由海路抵闽的。三国东吴时期,北方移民深入闽南,在晋江口设县,说明移民也是由海路而来,然后以沿海河口为据点,向各河流的中上游渐次移殖,同时也扩大自己的方言区。有的从陆路移入福建的汉人越仙霞岭,经浦城、崇安进入建溪流域,形成闽北方言区。以后逐步推进到闽中,奠定闽中方言片的基础。三国时期,还有一支移民由今江西经临川越武夷山进入闽西北,还有一些零星的移民是由广东迁入的。这一区域的移民主要来自江西的方言。但当地还有不少越人后裔,他们的语言对移民也会产生影响。

^① 陈寿:《二十四史·三国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

以后的闽南方言也就是在移民与土著语言的互相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移民入闽有不同的路线,有海路也有陆路。不同路线的移民代表着不同方向和区域,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方言。因此,也就形成古代闽方言中的闽东、闽南沿海和闽西北山地方言之间很大的差异。^①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证实了东汉末、孙吴时期北方汉人已逐渐在闽江上中游地域及闽东地区定居了下来。1985年霞浦县城关发现东吴永安六年(263)和霞浦县故县村发现孙吴“天纪三年(279)”墓砖,这是福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纪年砖。1958年和1976年先后于闽侯荆溪庙后山与福州洪塘金鸡山发现两座东汉时期的土坑墓,出土有陶罐、陶壶、陶灶、陶甗、陶耳杯、陶滤器、铁釜、铁剑、铜镜、五铢、货泉等。这些文物足证当时北方汉人的入闽趋向以及汉文化在福建地区的传播了。^②

这些早期入闽的汉人,带来了上古汉语主要是“江东”的古吴语和“南楚”的古楚语。现今福建方言中,还有不少古吴语和古楚语的残余现象。

(一) 古吴语

1. 侬

《玉篇·人部》：“侬，吴人称我是也。”《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道子颌曰：‘侬知侬知。’”《六书故·人一》：“侬，吴人谓人侬。按：此即人声之转。”（按：福建沿海闽语均称人为侬，兼指我。）《戚林八音·东字母》：“侬，自称。”《戚林八音·缸字母》：“侬，吴人称我。”《汇音妙悟·东韵》：“侬，我也。”《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公韵》：“侬，我也。”今福州音读作[nuŋ⁵]，泉州音、漳州音、厦门音均读作[lan⁵]。（按：关于八音调序，我们采取这样的标法：阴平1，阴上2，阴去3，阴入4，阳平5，阳上6，阳去7，阳入8。）

2. 健

《尔雅·释畜》：“未成鸡，健。”郭璞注：“今江东呼鸡少者曰健。”《广韵·霰韵》：“健，未成鸡也。”（按：福建闽方言亦称未成鸡为健。）《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坚韵》：“健，鸡小者名。”今漳州音文读作[lian⁷]，白读与今泉州音、厦门音均读作[nua⁷]。

3. 腕

《方言》卷四：“褯腕谓之袖。”郭璞注：“衣褯，江东呼腕。”钱绎笺疏：“衣褯谓之腕，……今人犹谓袖管袜管矣。”今闽方言多称衣袖为“手腕”，短袖称“短

①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1页。

②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袖”，长袖称“长袖”。福州音读作[uoŋ²]，泉州音、厦门音均读作[ŋ²]，漳州音读作[uĩ²]。

4. 藻

《尔雅·释草》：“萍，藻。”郭璞注：“水中浮萍，江东谓之藻。”《广韵·宵韵》：“藻，《方言》云：‘江东谓浮萍为藻’。”《戚林八音·烧字母》：“藻，水上浮萍。”《汇集雅俗通十五音·娇韵》：“藻，萍也。”《渡江书十五音·么韵》：“萍，水面浮萍。藻，同上。”福州音读作[pʰiu⁵]，泉州音、漳州音、厦门音均读作[pʰio⁵]。

(二) 古楚语

1. 颌

《方言》卷十：“颌、颐，颌也。南楚谓之颌，秦晋谓之颌，颐，其通语也。”闽南语亦称颈为颌。《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甘韵》：“颌，颌颈。”《增补汇音·甘韵》：“颌，颈也。”《渡江书十五音·甘韵》：“颌，颌颈。”今闽南话称脖子为“颌胘”。泉州音读作[am⁶]，漳州音、厦门音均读作[am⁷]。

2. 奶

《广韵·荠韵》：“奶，楚人呼母，奴礼切。”闽方言亦多称母为奶。《戚林八音·西字母》：“奶妳妳孃，乳母，俗作娘称。”《汇集雅俗通十五音·闲韵》：“奶，母曰娘奶。”今福州音读作[ne³]（依奶：母亲），漳州音读作[nẽ²]（娘奶：母亲）。

3. 箬

《说文·竹部》：“箬，楚谓竹皮曰箬，而勺切。”《玉篇·竹部》：“箬，竹大叶。”（按：闽语多泛称一切叶子为箬。）《戚林八音·桥字母》：“箬箬，箬箬，叶也。”今福州音读作[nuo⁸]，泉州音、漳州音、厦门音均读作[hio⁸]。

4. 潭

《广雅·释水》：“潭，渊也。”《楚辞·九章·抽思》：“长濑湍流，沂江潭兮。”王逸注：“潭，渊也。楚人名渊曰潭。”今闽语谓深水处曰潭。《戚林八音·山字母》：“潭，溪水深处。”《汇音妙悟·三韵》：“潭，水深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甘韵》：“潭，水深。”今福州音读作[tʰaŋ⁵]，泉州音、漳州音、厦门音均读作[tʰam⁵]。

(三) 先秦两汉古方言

1. 薶

《说文·蓐部》：“薶，拔田草也，呼毛切。蓀，薶或从休。《诗》曰：‘既蓀茶蓐’。”（按：闽语耘田谓之薶草。从休声，读如咻。）《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扛韵》：“薶，拔去田草。”今福州音读作[xau¹]，泉州音、漳州音、厦门音均读作[kʰau¹]。

6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2. 必

《说文·八部》：“必，分极也，毕聿反。徐锴曰：‘分别之极也。’”（按：闽语物将裂未裂谓之必。盖亦言其分别也。）《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必”，裂，皴裂。泉州音、漳州音、厦门音均读作[pit⁴]。

3. 𠵼

《说文·口部》：“𠵼，东夷谓息曰𠵼，从口四声。《诗》曰：‘犬夷𠵼矣’。希媚反。”（按：闽语凡人遇事小作声曰𠵼𠵼叫，从四声也。）今漳州音有“𠵼𠵼叫”的说法，读作[su³]。

4. 𠵼

《说文·𠵼部》：“𠵼，足刺𠵼也，从止少。读若拨。”徐锴曰：“两足相背不顺故刺𠵼也，北末反。”（按：闽语步不相应曰八字𠵼，盖两足相背势，若八字，象形而为之号也，然其字则应作𠵼。）漳州读作[puat⁷]。

二、西晋末年至唐五代时期中原汉人入闽以及闽方言的形成

（一）西晋末年至唐五代时期中原汉人大规模移民入闽

晋灭吴后，统一全中国，全国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得到发展，福建的经济和人口也相应地发展。太康三年（282），建安郡缩小至该省的西北部，分为建安、晋安两郡。《晋书·地理志》记载：“建安郡，故秦闽中郡，汉高帝五年以立闽越王。及武帝灭之，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统县七，户四千三百。”统七县，指建安（今建瓯）、吴兴（今浦城）、东平（今松溪、政和）、建阳（今建阳）、将乐（今将乐）、邵武（今邵武）、延平（今南平）。^①《晋书·地理志》又载：“晋安郡，太康三年置，统县八，户四千三百。”统八县，指原丰（今闽侯）、新罗（今上杭）、宛平（无考）、同安（今属厦门）、侯官（今闽侯东南）、罗江（今宁德，一说今罗源）、晋安（今南安）、温麻（今霞浦）。^②自西晋末年至唐五代时期北方移民先后有三次迁入福建，给古闽越地区带来了北方丰富的汉族文化和中原官话。

1.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入闽

西晋末年，北方混战，汉人大量南移，永嘉二年（308），有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大姓迁到福建定居^③，同时带进大量的先进生产工具、农业技术和早期文

① 房玄龄等：《二十四史·晋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61页上。

② 同上书，第462页上。

③ 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化。他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和本地闽越人很好地融合起来。这是中原汉族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入闽。这次汉人迁徙的定居地主要是闽北,也有辗转到了闽江下游、木兰溪和晋江流域的。根据陈支平考证,入闽的汉人并非均在永嘉二年才突然蜂拥而至,就是在永嘉二年以前,亦有不少汉人入闽。如1973年福建松溪县发现西晋永兴三年(306)八月廿二日的古墓^①;1983年浦城县莲塘乡吕厝坞村发现西晋元康六年(296)的墓群^②;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九年发现“太康八年(287)八月作”的巨砖;等等。永嘉之乱入闽汉人多数为“八大姓”,也有其他姓氏的移民;入闽的汉人有衣冠望族,也有一般平民百姓。根据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③,从西晋末和东晋出土的墓葬可以证明,从西晋末至东晋的确有大批的北方汉人入闽。

东晋末年元兴年间,孙恩在三吴八郡领导数万农民举行暴动,建立了地方政权。元兴元年(402)孙恩在临海战死,其妹夫卢循率众转战于闽浙沿海。次年,攻入福建晋安,持续三年之久。卢循被刘裕击败后,其余部还散居在福建沿海^④。

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420~589),总计170年,北方汉人不断有移民入闽。南朝宋时福建也是置建安、晋安二郡。《宋书·州郡二》记载:“建安太守,……领县七。户三千四十二,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去州水二千三百八十,去京都水三千四十,并无陆。……晋安太守,……领县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去州水三千九百九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八十。”^⑤建安太守领县七:即吴兴(今浦城)、将乐、邵武、建阳、绥成(今建宁西南)、沙村(今沙县东)。晋安太守领县五:即侯官、原丰(今闽侯)、晋安(今南安)、罗江、温麻(今霞浦)。当时福建只有水路而无陆路。《南齐书·州郡上》:“建安郡:吴兴、建安、将乐、邵武、建阳、绥成、沙村。晋安郡:侯官、罗江、原丰、晋安(今南安)、温麻。”^⑥但到了南朝梁天监中(502~519),随着闽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又从晋安郡分出一个南安郡,辖有兴化、泉、漳等地。尤其是梁末侯景之乱时的那次南迁,规模是最大的。《陈书·世祖纪》载:“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⑦这里简述了侯景之乱后的移民情景。《隋书·地理

① 《福建松溪县发现西晋墓》,《文物》1975年第4期。

② 新修《浦城县志》卷五《人口》,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③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④ 《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二《泉州风俗》。

⑤ 沈约:《二十四史·宋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92~1093页。

⑥ 萧子显:《二十四史·南齐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页。

⑦ 姚思廉:《二十四史·陈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8页。

下》：“建安郡，统县四，户一万二千四百二十。”^① 统县四：即闽、建安、南安、龙溪。可见，从宋至隋，人口从 6885 户发展到 12420 户，几乎增加了一倍，也可以看出移民数量的增加。

总之，由西晋末年至南北朝，由于永嘉之乱、卢循入闽以及侯景之乱，造成北方汉人大量移民入闽。其数量之多，大大超过汉代、三国东吴时期，而且移民的身份也是较为复杂。

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移民入闽的主要路线，据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② 考证，大致有 4 条路线：一是由江西鄱阳、铅山经分水关入闽。福建的闽北崇安、建阳一带与江西、浙江相毗邻，距离中原最近，也是北方汉人入闽最先到达的地方。在这里曾多次发现汉代中原钱币，可知很早以来就是入闽古道。二是由江西临川、黎川越东兴岭经杉关入闽。这一条路线较为平坦。南朝陈文帝天嘉四年（563），护军将军章昭达统率缙骑五千、组甲二万，“逾东兴岭”，经杉关“直渡邵武”，进入福建（《陈书·陈宝应传》）。由此即可知这条路线早已为人们所熟悉、所通行。三是由闽浙边界山口入闽。闽浙边界有很多山口关隘，如著名的浦城仙霞岭等。北方汉人经浙江到达福建的很多。福建出土的六朝时期的青瓷，有一部分是来自浙江的“瓯窑”。这很可能就是从仙霞岭运来福建的。四是由海路入闽。福建背山面海，海上交通很早就甚为发达，海路也是北方汉人入闽的重要路线。三国时期，孙策兵攻打会稽，会稽太守王朗失败后由海路奔侯官，孙策军队也跟踪而至并占领侯官，双方行动都相当迅速，可见在会稽和侯官之间有一条为人们所熟悉的海上交通线。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应当也有一部分北方汉人是经浙江等地由海路入闽的。入闽的北方汉人，从海路来的主要居住在福州及沿海地带；大多数则是从陆路经江西、浙江先移居闽北，然后由闽江上游、中游而到达下游的侯官，再由侯官往南迁至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其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是从江西直接进入闽西，然后再到达闽西、闽南九龙江流域，但这部分数量较少。解放以来，福建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百余座六朝时期的墓葬，根据林忠干的归纳，具有典型意义的墓葬约 50 处，我们从这 50 处典型墓葬的分布情况看，在闽江上游（指南平以上）的共有 16 处，闽江下游（指南平以下）的共有 27 处，闽东沿海（指现在宁德地区各县）有 2 处，闽南沿海（指现在莆田市以南的沿海各县）有 5 处。这说明当时北方汉人入闽后主要定居于闽江流域及沿海的部分

① 魏徵：《二十四史·隋书》，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879 页。

②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 页。